



E-mail:hdzk@ycwb.com

羊城晚报



文周刊·七杯茶

2020年2月9日/星期日/副刊编辑部主编
责编 吴小攀/美编 伍若岩/校对 孙东菊

A6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拒绝流行】

隔了一个春节，好像隔了一个世纪般漫长，发生了多少事情，多少不可想象的却让人瞠目结舌的方式发生了。疫情期间，好像发生过好几次抢购了。从护目镜到双黄连，再到口罩，每发生抢购，大众就成了被调侃和嘲讽的对象。我觉得，也不要骂那些抢购的人，他们的焦虑和恐惧可以理解。这种行为，不是一两个人，也不是一群慌乱的大众，而是疫情焦虑下一条迷信链的产物。

一些专家如今被当成了神，某句话会被拿出来当神谕。专家某句话被放大为神谕，过度阐释中形成集体盲从。一个感染这种肺炎的专家，在微博上说了句自己感染这种病可能是去病房时没带护目镜，好家伙，护目镜被抢购了。害得这专家后来不得不澄清，专业人员才需要，普通人逛个大街就别戴了。疫情当下，当然应该

科学与迷信

信专家，防疫抗疫，是有科学专业门槛的，官员、媒体、大众都得尊重专家说法，但也不能把专家当神。

第一，别苛求专家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作出自己没研究过的判断，术业有专攻，研究领域细分，不要把专家当全知全能的上帝。第二，别让专家去迎合民众情绪期待作那些没有科学支撑的预言，科学家不是算命先生，有些预言虽然是好消息，但如果没有任何依据，既误导了公众，也伤害了科学和科学家的公信力。第三，全面理解专家的某段话，不要断章取义只取自己期待看到的，科学判断是一个有前提、有限定、有不确定性的完整判断，往往不是一句断言一个结论。第四，不要诱导专家当神，专家多很纯粹，有时容易被人家设置议题，被问题带到可能误导公众的陷阱中去。

把专家当成神，往往是迷信链的开始。科学与迷信的界限在哪里？科学会说“我错了”，但迷信不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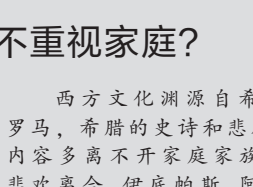


黄继樑 香港学者、作家

【含英咀华】西方人不重视家庭？

论者讲中西文化，动辄就说两者不同，甚至迥异。最近英国的哈利王夫妇要“离家出走”，祖母女王紧张，王夫生气，这使我想起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一些论断，在其《中国文化要义》中，他强调中国人重视家庭家族，西方人重视集体集团。怎能如此二分呢？中国和西方各自有多大地域多长历史，谁有大魄力大聪明长期观察研究后作出稳妥结论？

英国王室不重视家庭？不重视的话，哈利夫妇要脱离王室，祖母女王和王夫为什么要召开家庭会议，力挽狂澜，最终妥协为“离”而不“分”。也是最近的事，英国电影《唐顿庄园》叙述的正是贵族大家庭的纷争祖怨和衷衷共济。英国著名小说《傲慢与偏见》写中产家庭的生活，母亲为五个女儿的婚姻爱情，也就是全家的幸福快乐操心劳神，他们不重视家庭？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西方文化溯源自希腊罗马，希腊的史诗和悲剧，内容多离不开家庭家族的悲欢离合，伊底帕斯、阿加曼农、俄狄浦斯诸国王都如此。美国人说是崇尚个人自由的，他们就不重视家庭？福特、洛克菲勒、肯尼迪、布什以至当下的特朗普，都希望家族兴旺绵延。电影《教父》讲美国的意大利人如何传承家族繁衍家族，电视情景喜剧《全家福》、《家有儿女》更是唱遍天下。

“仁义礼智信”是普世价值，仁爱是家庭的理想气氛。中西文化比较，我认为是大同。每年春运，亿万中国人乘飞机高铁汽车赶着回家与父母吃团年饭；西方呢，亿万人在圣诞节乘飞机火车汽车——乘高铁的则极少——赶着回家与父母共享大餐。



【别处生活】最古老的传播媒介

语言是最古老的传播媒介。在出现文字之前，口传媒介是社会唯一的交流渠道。“语言传递消息，树立或毁灭名声，促发暴动或战争。”

现代对于语言的首次系统研究，兴起于二战期间的美国，最初的着眼点是战争期间语言的大量泛滥对军队士气产生的不良影响。无论是政府、媒介还是民间机构的意见领袖，无不把语言作为腐蚀士气甚至产生破坏的潜在源泉，控制语言的想法也随之提上了日程。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例子来看，语言容易在动荡时期泛滥成灾——混乱产生谣言，谣言导致更大的混乱，差不多构成某种社会心理学的规律。语言研究学者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和利奥·波兹曼（Leo Postman）甚至说：“从未有一场暴力的发生不带有谣言的鼓动，伴随和对暴力程度的激化。”

例如，在法国大革命中，中外研究者都指出谣言与革命相伴相生的状况，

而对中国的辛亥革命，甚至有学者极而言之称“武昌起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被谣言激发的一场兵变”。

按照美籍日裔社会学家涩谷保（Tamotsu Shibutani）的看法，谣言并非反常之举，而是一种日常的、试图定义那些模糊然而关键的情境的社会行为。谣言是社会群体解决问题的工具形式，而且是社会过程中的必要部分，让人们得以面对生命中的种种不确定。

把谣言过程视为社会生活中正常而不是病态的部分，等于给谣言正了名。设想谣言是一种集体行动，目的是为了为了给无法解释的事件寻找一种答案，这个过程是合作性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功能性的。涩谷保强调谣言总是处于“不断的建构”之中，谣言内容的变化不不仅是对信息的歪曲，而是人们达成一致的过程的一部分。这样，涩谷保更多地把谣言看成理性行动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如奥尔波特和波兹曼所说，它是一种“较少理性的社会活动形式之一”，一种情绪的表达或投射。



吕红 旅美华人作家

【彼岸听涛】

人类面对无法预知和无法掌控的灾难，从始至终都在拼死抗争。多年前曾看过一部《恐怖地带》电影，切近逼真，惊心动魄。而今肺炎病毒突如其来。究竟是天灾？是人祸？细究之下有许多拐点，让人揪得痛。

如何避免重蹈覆辙？以生命昭示，人命关天。诉求或求助，一波接一波；生死离别几乎时时刻刻在发生。万万不能只顾面子，不顾里子。最辛苦而危险的，就是这些超负荷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向白衣天使致敬！

从海鲜市场的野生动物传染源，忽到老美针对华人基因研究出来的病毒，舆情忽悠，此消彼长。老美要是把基因武器掌握得如此精准靶向攻击，不早攻克癌症、艾滋了？奇能言谈顾盼常识令人质疑；鲁迅当年愤而弃医从文，深知国民更需要救治精神。

疫情打乱了所有的生活秩序。无论海内外，都面临严峻考验和心灵煎熬，中餐馆、超市、旅行社，各项服务行业客流量直线下降……

相比之下，海外春宴熙攘。元宵节大游行仍照常进行；亦有担忧或取消的，如骨牌效应，多场大型晚会停演，所购票款或捐助给国内同胞；侨胞心系国内疫情，不少微信群积极行动，都在募款、快速采购并邮寄急需的医用物资。募捐采购防护服、口罩、护目镜等物资直邮神州，期盼病人获得救治、早日康复。据悉有宝宝刚出生仅30小时，母婴垂直感染确诊。视频中，一个被感染隔离的娃娃，伸手向医生要抱抱！医生忍不住掩面而泣……救救孩子！

当今地球村，受疫情影响千万人，大量人员持留学、工作及商务签证往返于大洋彼岸之间，无怪乎，许多有识之士呼吁，世界更需要合作，共抗疫情！



尤今 新加坡作家

【昙花的话】亮一盏灯

最近，到天冻地寒的北极圈旅行。轰轰烈烈的大雪，浩浩荡荡地下、密密匝匝地下，把整个大地都覆盖了。肃杀的寒空气中漂浮着一把一把亮晃晃的匕首，谁来就伤谁。万径人踪灭，车马声行无声，正觉苍凉，眼帘蓦然闪入了几所白皑皑的屋子。屋子里，亮着灯，那一圈圈灯光，像大熟的柿子，沁出甜意。此刻，“披风戴雪”、缩着脖子走向家门的人，看到漫天飞雪中那团团温暖的灯光，虚悬着的心，立刻便安定了。瞧，家在咫尺，风再嚣张、雪再泼辣，又何足畏呢？

是那盏灯，把一所冰冷的屋子转化为一个温馨的家。灯，是家的代名词；灯光就像是一个凿子，把巨大沉重、臃肿肥厚的夜凿开一道口子，在里面注入了温柔的爱，静静伫候未归的亲人。

回首前尘，在那轻狂的成长岁月里，在那织梦的旖旎岁月中，父母不也曾夜夜亮着一盏灯，默默地等待着夜未归的我吗？睡眠被剥夺了，但是，他们甘之如饴。我呢，踩着影子回家时，看到家里亮着的灯，却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快乐地钻进被窝时，却没有注意到灯下父母疲惫的眸子已缠满红丝。若干年后，我身为父母，每晚也同样为迟归的孩子亮着一盏灯。当他们满脸洋溢着笑意回来时，我的睡眠已经被搞得千疮百孔了，但是，我甘之如饴。

最近，好友阿骏为即将出嫁的女儿举办了一个茶会。在茶会上，他正色地对准女婿说道：“芸芸是我家的宝贝，一直都是。有一天，如果你们之间发生了问题，请你千万不要伤害她，把她送回来。我们家的灯，永远都会为她而亮着。”一番掏自肺腑的话，说得大家泪盈满眶。

婚姻那盏灯，是不是能够长保璀璨，无人能预知；但是，出阁的女儿知道双亲家里有一盏常亮不灭的灯，那就算日后婚姻真的触礁了，那团温暖的灯光也会化为阳光，帮她驱走黑暗和寒冷。她，永远不会走上绝路。



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横眉热对】突然想起一幅古画

梦中，无缘无故，突然想起一幅古画，北宋李成和王晓合作的《读碑寒石图》。

画面气氛肃杀冷峻，旷野之上，一长者骑在小童牵着的驴子上，发呆地望着的一块无字碑。前景的大树长奇奇特，左曲右拐，从寒石中顽强生长，一身的枯枝像蟹爪踞然伸展，直触无边的天际。

碑在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代表历史的符号。有碑而无字，是否意味着这历史无法书写，因而是一部无言的历史？无法书写，就一定有不能书写的原因。这原因可能大家都知道，但却说不出来，于是历史就变得无言。无言的历史，可以称之为历史吗？

长者不言语，看着碑而陷入沉思。长者内心一定知道这原因，也一定心怀千古，可他却沉默，只是呆望着。于是，沉默就构成了这一幅古画的主题。

其实，画面还是有发声的，那就是枝枝横伸的蟹爪。我从前第一次看到这画时（当然是印刷品），就觉得画者不是在简单地表现某种景观，画者一定大有深意隐藏其中。也就是说，我根本不认为那蟹爪是一种什么树，尤其是，这树和写生了无关系，它就是画家内心思绪的独特象征。后来反复观看，一次又一次，也阅读了不少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知道画者创作的一些背景，知道远古可能的精神氛围，就更加以为，这树一直都在画中啸叫，和沉默的长者构成一种情节上的冲突，从而形成了外人难以觉察的描述。描述什么？描述沉默的时间如何在不息的啸叫中一去不返！

长者是否苍髯，或者曹操和杨修，所读之碑是否“曹娥碑”，画是否原作，都无法考证，也难以落实。从研究角度看，这些很重要；从欣赏角度，则诗无达诂。也因此，我武断下一个结论，北宋李成和王晓的《读碑寒石图》，主题就是：历史的沉默。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不知不觉】忽然穴居

作家方方说，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刚刚过去的日子，我们许多人成了穴居动物，围困于如此狭窄的物理区域，对天空的光亮与黑暗似乎不再敏感，但思绪却从未如此敏锐，如此缠绕跌宕，瞬息明暗。

很多大部头的书，很多的历史，很多的纪录片和电影，忽然涌现翻浪，被共同阅读和分享。日常生活似乎停顿了，脱离了惯性，夜晚走在无人的院子里，周遭似乎寂静荒芜，却又似乎有大声的呼吸和眼泪。我们的母亲在城市的另一隅，她是年前就担忧地取消了相聚，因为她就住在瑞金医院的家属区，瑞金医院是定点医院。于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她的面了。而我也想起两年前，我的父亲正是在春节的寒冷中肺部感染，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在勤奋地读第二期《收获》的大样，阎连科的长篇散文《她们》有十多万字，讲述了他生命里的那些女人，他的一次次相亲与婚姻，他的姐姐母亲姑姑婶婶们，还有那些家乡特别的女性故事……这是一部真实的乡村女性记录和思考，也是令人唏嘘万千的乡村叙事诗。

无论什么样的语言，此时一定是贫乏的，会留下线索和印痕，而所有的疼痛、所有的眼泪都会被铭记。而思索的答案，也需要在生命践行。

E-mail:hdzk@ycwb.com

羊城晚报



文周刊·广角

2020年2月9日/星期日/副刊编辑部主编
责编 吴小攀/美编 伍若岩/校对 孙东菊

A6

还在为性教育焦虑？近日，广东时代美术馆举办“照片的声音——儿童性教育影像发声展”，观众们经由观看展览，反思和讨论个人生活中的性教育和日常生活的关系——

帮助孩子成为更完整的人

□羊城晚报记者 吕楠芳 实习生 李可儿

你知道，性教育是如何在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吗？

不在课堂上和正式的教学场景中，而是穿插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电视、抖音、街边的人流广告、身边的耳语、社区中人们谈到某个话题时的态度——近日，广东时代美术馆举办“照片的声音——儿童性教育影像发声展”，展览通过孩子们的镜头，进入他们的生活脉络，发现日常生活中的性教育。

本次展览由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广东时代美术馆联合举办。



展览现场

展览缘起要追溯到2019年6月—8月，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和源美术馆推荐的艺术联合组成项目团队，走进揭阳市览农村。

他们和12名10—12岁的孩子一起做游戏、上性教育课、探讨自我表达的方法。借助拍照和叙述照片背后的故事，孩子们主动展示自己对日常生活的理解。研究活动中最关键的一环，是了解孩子们在观看绿芽基金会开发的《丁丁豆豆成长故事》动画片并参与一系列配套的性教育活动课后产生的想法。

2019年12月—2020年1月，在时代美术馆的帮助下，项目团队在时代美术馆所在的黄边社区再次举办了儿童自我认知影像发声工作坊。和7位来自时代玫瑰园小学的孩子一

发现日常生活中的性教育

起，通过拍摄和讨论照片，探讨“自我”和“性别”的概念，以及这些概念在社区生活中如何直观地体现出来。

在览农村和黄边社区举办的工作坊帮助我们打开了一扇窗，看见性教育如何在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生”。于是，2020年1月11日到19日，项目团队在广东时代美术馆人民公园举办“照片的声音——儿童性教育影像发声展”。

这次展览集中展现了览农村和黄边社区的孩子摄影作品和口述文字、项目团队对影像发声法及儿童性教育的思考。观众透过孩子们的镜头进入他们的生活脉络，发现日常生活中的性教育。

据了解，本次展览是国内首个儿童性教育影像发声法研究展示。作为社区参与式研究方法，影像发声法最早由学者

在公共卫生领域正式提出。研究人员将照相机作为一种自我表达方式介绍给参与者，借助摄影与照片讨论了解他们对生活的观察与感知。研究活动的目的不再局限于讨论式的干预，更多的是开启对话，创造出觉察和表达的机会。

策展人辛桐告诉记者，之所以运用影像发声法进行儿童性教育，是为了借助照相的过程，让孩子有意识地去思考。在这次项目中，孩子是讨论者本身，而不是被讨论。观点、知识本身不是那么顽固，不会一直留在那里，所以孩子可以尽情表达出自己的观点。

广东省政协委员陈晓琳认为，展览让来自乡村和城市的孩子，有机会在许多观众面前，在关于儿童性教育这样一个看似敏感的话题上，勇敢而坦白地发出内心的声音。

知道父母可以支持他、帮助他就够了。

羊城晚报：在育儿时，很多家长对待男孩、女孩有两种教育体系，从性别研究的角度上来看，您觉得有没有这种必要？

裴渝新：我觉得开展性教育，要实行男女平等，不要有性别区分。不要说男生应该学这个，女生不能学那个。知识是人类共享的，男女应该平等对待。在性别研究上，国外的性别研究者甚至采取双向性教育，即男孩子适当增加一些情感、交际沟通能力培养，而女孩子就增加勇敢冒险、领导能力的培养。

这属于一种积极的反向教育，有利于纠正性别不平等的地方。总而言之，我们应该按照人类最好的品质去培养孩子，帮助他们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

让孩子学会认识自己、保护自己，性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关于儿童性教育的各种问题，不妨听听性与性别研究专家裴渝新怎么说——

羊城晚报：很多人觉得“性”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大家在谈儿童性教育时，多在谈儿童防性侵教育，对此您怎么看？

裴渝新：我觉得这是因为大家对于育儿普遍存在一种焦虑导致的。但其实并非这样，性是有两面的，不能说只要是性就很危险，很多陷阱，需要把孩子保护起来，不与陌生人交谈。性教育不应该割裂，应与自我教育、全身心教育一起进行。

让孩子学会与人交往、发现自我、发现乐趣，怎么样对自己不喜欢东西说不，怎样让自己开心。虽然性很危险，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对性的探索，对身体的探索。应该

让小孩知道性也有欢乐的一面。了解自己的身体，坦然接受身体的变化并欣赏与享受这种变化。

羊城晚报：儿童性教育什么时候开展比较好？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裴渝新：在现实生活中，有广告、电影，成年人之间有各种互动、谈话。如果小孩接触到这些东西，有相应的反应或意识到人与人之间有这样的关系时，父母可以给他一个引导。

但如果小孩看见也主动于衷，父母也没有必要害怕，捂起来不让他看。只要不是暴力或过分色情的东西，都可以让孩子去接触。因为我感觉不可能在温室里养孩子，人为地制造一个真空，社会上有的这些东西，没有有必要把它隔离。

同时父母也要防止用成人化的思想看待孩子。有时候小孩做某件事的目标可能与大人想的不一样，他们

的目的可能是纯真的。如果父母反应过大，只会让孩子更加好奇。所以在开展性教育前父母应先审视好自己的性别观念，了解正确的性别教育，同时也要明白儿童时期的特点。

羊城晚报：现在的小孩越来越早熟，甚至幼儿园就开始“谈恋爱”了，您怎么看？

裴渝新：现在孩子早熟很多时候与我们的社会环境分不开。日常生活的广告、电影都容易受到影响。像幼儿园就谈恋爱的情况，我觉得只是一种模拟。如果中间没有出现欺凌的现象，没有超出合理范围的话，实际上是孩子社会化的过程，孩子其实在探索怎么与异性交往。

羊城晚报：有没有必要专门跟孩子谈性？

裴渝新：我觉得没有必要。父母只要在对待性的整体态度上，让孩子

札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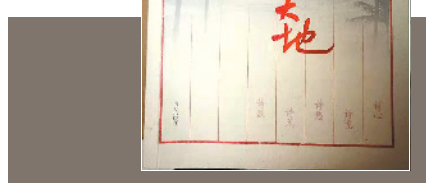
超迈豪情与童趣天真

□林岗

陈健春的诗词就像他的诗词集《梦雕大地》书名所表现的那样大气洋溢。“梦雕大地”语出集中的《永遇乐 巴音布鲁克草原》，想必作者十分喜欢，故用之为书名。

陈健春与我同窗，但读书时交往不多。印象是他与我相类，在同学中并不显眼，我亦不知他诗才了得。看诗词集，他最早的诗作追溯到1980年5月，那时我们甫毕业离校，他大概是毕业之后才肆志于诗词的。诗得神经一经触动，便停不下来，越写越多。大学毕业至今四十年，他一边做父母官，一边借笔墨写志抒怀。他的诗才横溢，写下二百九十五首诗词。他的诗词一秉古典诗歌言志的传统，登高赋志，状物写怀。他的志是执掌一方为民做事的大志，他的情是超迈顶天的豪情。这是他诗词的个性，也是他做事为人的个性。2004年他告别多年海南省机关的工作，奉派为执掌陵水县的大员。虽官居七品，但生在风驰电掣、国家脱胎换骨的大时代，又正是一展平生抱负的好时机。此事触发了他的壮志豪情，陈健春写下七律《赴任陵水有感》三首。兹录第一首：“盛意东风叩晓声，紫花吐艳鹊催莺。一园璀璨通天径，四野缤纷映曙晴。顿觉江山披锦绣，又惊幽墨闪珠莹。云海浪涛苍阔阔，舒展诗心奋步行。”整首诗的文意虽有错落，但颌联写得行云流水，大有唐代李贺“东方风来满眼春”的生气豪迈。他的第二首颈联可以为证：“秃笔欲狂歌作浪，轻身远志报铮铮。”“秃笔”，“诗心”云云，固为隐喻，实是诗人心中的雄伟蓝图。

读到陈健春诗词集里这首诗，才想起一件事。他主政陵水的第二年，朋友驾车邀我同游海南，顺道到了陵水观光。健春兄虚怀引路，热情接待我这个打上门来的不速之客。饭局上，他也顾不得同学多年未见，省略寒暄，滔滔不绝与我讲起治理陵水的进展和大计。隔行如隔山，我插不上话，十足像俄国革命时代“多余的人”。健春兄从话讲到尾，我只有唯唯，但我从他身上确实看到有为基层干部那种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情怀。饭后他借我拜托著名书法家陈永正前辈为即将竣工的陵水大桥题字。真是诗如其人，人如其诗。久历官宦生涯，通常易养成不测城府。陈健春反其道而行之，十分可贵。他的《如梦令 解愁》有句：“无处解闲愁，唯有杜康可救。呼酒，呼酒，醉了地摇山抖。”一种直率坦诚，溢于言表，又直抒胸臆，生动可爱。我相信，诗词不仅流露着他的个性，也成就了他的个性，使他在最需要城府深藏的政治界以真面目示人。



海南植物以红棉和椰树称著，入于诗词的多是红棉，而且多取喻坚贞宏大的事物，但椰树就少人写。不同于红棉的孤单挺拔，椰树连绵，摇曳多姿，取喻或近乎妩媚。但陈健春《满庭芳 椰树》却写出椰树的雄姿英发，充分表现出他词的风格。词的上半阙：“势逼蓝关，魂随大地，心追碧海狂澜。生来任性，怒放翠连天。香袅苍穹奔野，笑风雨、俊逸人闲。披星沐，日浮灵秀，非改傲容颜。”他用铺排的手法赋予椰树一种动感、气势和傲视群豪的精神气象，别具新意。本来物无定准，随诗人的想象和意念而定。美是与作为主体的观者息息相关的。回检苏轼贬谪儋州即今海南所写，都无状物诗，因为他在海南过的是“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蓬窗”（《雨夜宿净行院》）的生活，落难中的东坡居士对于海南特有的景物兴趣索然。而近千年之后我们的诗人生活在热火朝天的陵水时代，故而见物起兴，抒发的都是大气磅礴的情怀。

在陈健春的诗词中我还读到一种风格判然不同的诗，那气吞山河抒写抒情主体隐退了，换作一派童趣天真的格调，例如七绝《秋蛙对月》二首之一：“独坐芦桥不作声，紧扶绿叶蓄心静。晚霞拂澈升明月，我唱秋风你数星。”诗人与自然完全融为一体，所谓物我两忘，我中有物，物中有我。不像前一种风格，抒情主体凸显，“我”的色彩鲜明。这种风格不能说完全无我，但“我”却是隐没在物的后面，写得来字句清新可爱。总的说来，这种生趣盎然的诗不多见，七律《村居》的颌联“雨后听禽欢密树，云前看雁落红霞”，可谓另一个例子。我觉得，这种体物亲切，意趣盎然的诗不妨多写。因为历尽浮华，自然多所领悟，由对自然万物的深切领悟中，往往能写出隽永有味的话。我们这一代人，接受高等教育于一个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即将开启的岁月，既传承有革命前辈舍身为国的壮志豪情，但又带有时代混乱而造成先天不足的旧恨。诗词一道，既讲气魄情怀，又讲推敲工夫。如今生活在我们面前展开一个前景，陈健春兄或有更多的闲暇，我希望他于诗词不妨多点雕凿，多加锤炼，以他的才华一定能放出更大的光彩。